

陈
勇◆著

符号学 ：理论与方法

陈
勇◆著

篇章符号学： 理论与方法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 / 陈勇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1129 - 345 - 6

I. ①篇… II. ①陈… III. ①符号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837 号

书 名 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
著作责任者 陈 勇 著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惠秀梅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45 - 6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符号的世界包罗万象,符号学的疆域广博无边,符号学的思想源远流长,要想开展科学严谨而又富于开创性的符号学研究,其路之难,我深有体会。现代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索绪尔语言学探索为代表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而随着符号学研究对象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无限扩张,随着源自语言学的符号学方法论魅力在非语言符号系统研究领域的日益彰显,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却从唇齿相依到若即若离再到渐行渐远,留给学界的是无尽的唏嘘与慨叹。

重建语言学与符号学本不应割断的血肉联系,构筑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大厦,应是我们这些具有语言学背景的符号学爱好者的职责之所在。我曾经在拙著《语言符号学》中将语言符号学定义为“研究语言符号本身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学科”,试图通过12对范畴来建构语言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填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并希望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投身其中。令人欣慰的是,几天前我拿到了陈勇同志的书稿《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双手顿时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

陈勇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该书稿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篇章的符号学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作为导师,我深知他在语言符号学领域求索的艰辛和苦楚,研究课题的确定就充满了无尽的曲折和彷徨。为了打开具体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思路,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探讨和交流,最终选择了篇章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对象,以

期找到一条通往语言符号学的捷径。但事实上,要想突出语言符号学研究的特色,与同样以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的纯粹语言学研究有所区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勇在厘清符号学分析方法论工具特色的基础上,确定了运用聚合和组合这一对符号学概念工具对篇章进行符号学分析的总体思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陈勇同志表现出了埋头苦读、勤奋钻研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缜密、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加之视野开阔,文笔不错,他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该论文于2004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并被评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同时建议论文公开出版,以使更多研究者受益。陈勇同志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经过几年来精益求精的加工整理,结构和内容均日臻完善,最终形成了眼前这部27余万字的书稿。

阅罢全书,我感到书稿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角度选取比较新颖。国内符号学界真正以语言符号为对象的系统研究还较为少见,已有零星研究常常局限在词符及以下层次,而篇章问题更多地是在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中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因此,选择篇章作为语言符号学的对象,有利于拓展语言符号学与文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的融合区域,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研究思路。二是理论探索颇为系统。论著在把握符号学方法论精髓和语言符号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运用聚合和组合这一对概念工具,凝练出了篇章的聚合—整体性和组合—连贯性特征,并独辟蹊径地将叶尔姆斯列夫双面双层符号理论延伸至篇章层次,系统地剖析了聚合—整体性和组合—连贯性特征在篇章表达实体层和表达形式层、内容实体层和内容形式层的符号学表现,显示出了清晰的结构和严谨的思路,逻辑性和体系性强。三是实践分析比较到位。论著虽定位于理论与方法研究,但全文不乏精到的实例分析,如篇章的聚合分析部分结合具体的篇章类别或篇章语料揭示了篇章外部材料、内部构造、实指信息和内容结构的符号学特点,篇章的组合分析部分以语境作为把握篇章组合

-连贯性的关键概念,结合大量例证探讨了篇内语境、逻辑语境、篇外语境和认知语境分别保障篇章语形连贯、逻辑连贯、语用连贯和认知连贯的具体方式。这些实践分析在为理论研究固基、增色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致力于实实在在地将语言符号学与篇章结合起来进而建构篇章符号学完整学科构架的不懈努力。

作为一直在语言符号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的一个学人,看到该领域即将有新著面世,我备受鼓舞,也甚感慰藉。我相信,有更多像陈勇一样的青年研究者的加入,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必将迎来灿烂的明天。是为序。

王铭玉

2010年11月19日

前 言

现代语言学思想是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渊源之一。作为一门学科,符号学从自然科学(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和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哲学、现代逻辑学和现代语言学等)汲取营养,并渗透到各门学科,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均纳入视野,形成了门类繁多的部门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符号学为各门学科(包括语言学)提供统一的元语言工具,显示出很强的理论阐释力。

符号学就对象而言,大致表现出两种分野:一种倾向于对静态的、系统的意指现象进行分析,另一种倾向于对动态的信息传递和交际过程进行研究。艾柯(U. Eco)将这两种倾向分别称为意指符号学(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ая семиотика)和交流符号学(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семиотика)。穆南(G. Mounin)则分别称之为语义作用符号学和传达符号学,并认为两者在对象上存在对立:前者专以不存在代码的符号现象为对象,而后者只以背后有明确的代码的符号现象为对象;前者表现为符号功能—代码制作—解释,后者表现为符号—代码—解读。俄罗斯当代符号学家斯捷潘诺夫(Ю. С. Степанов)认为,符号学的这种双重性传统形成的源泉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语文学中的价值立场(ценный подход)和动态立场(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这两种态度,前者与俄罗斯的象征主义诗歌有关联,后者与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艺术相联系。一般而言,人们更倾向于将前者回溯到皮尔斯(C. Pierce),将后者归因于索绪尔(F. de Saussure)。符号学的这两种

分野实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脱离意指关系的交流形式,也没有不指向交流的意指系统,所谓的区别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因而,在当代许多符号学家(如艾柯)的研究中,两种方向是相互融合、齐头并进的。

与此相关,同时也与符号学的两种来源相关,存在着两种符号学范式(парадигма)。一种是逻辑学范式,这与由皮尔斯开创的逻辑符号学方向相关(皮尔斯认为符号学是逻辑学的另一个名称)。这种范式强调结构形式的重要性,寻求符号意指过程中的常项,注重文本聚合层面的分析,巴黎符号学派沿袭的基本上就是一种逻辑学的范式。另一种范式是现象学范式,其理论基础来自胡塞尔(E. Husserl)和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等哲学家的现象学思想,而现象学的问题在符号学中表现为与语言学方向密切相关。这种范式强调活生生的存在着的、行动着的、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注重文本的组合分析,进而将话语、主体、现实等因素纳入符号过程当中加以综合考察。这种范式受到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雅柯布逊(P. O. Якобсон)等人的推崇。当代符号学的发展表现出上述两种范式相互融合的趋势:符号学研究一方面追求符号领域共性的、常体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关注个性的、变体性的东西;既追求抽象的形式,又追求具体的内容。总的说来,当代符号学研究表现出两种分野、两种范式趋于统一的综合化倾向。

两种符号学方向和符号学范式的融合在语言符号学领域引起的直接结果是使得符号学家慢慢将视线转向作为语言具体存在形式的篇章领域。事实上,从索绪尔开始,语言符号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篇章问题,并在随后的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这使我们看到了建立一门专门以篇章为研究对象的篇章符号学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在语言符号学的发展进程中,符号学对于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更多地仍然体现为在宏观上帮助确定语言的本质和影响人们的基本语言观;真正

与语言学相结合,以语言现象为对象的系统的符号学研究一般只局限在结构主义音位学、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象似性、词符分类学、语言单位标记性等少数几个领域,分析的对象往往以词符为主,而对篇章问题的关注显得很系统。篇章问题反而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获得了符号学分析的焦点地位。原因在于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认可这样一条原则,即文学提供了行动中所存在的结构主义的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因此,符号学之所以转移到文学批评和艺术理论领域,这是符号学投机性倾向导致的结果,因为这些领域显然更容易把握。(Никитин,1997:14)同时,这种对文学篇章的分析通过对篇章内容的高度抽象和整合,将某一类型的篇章进行结构化分节处理,提取一系列所谓的题元(或代码、功能、角色),显示的是对一种技巧的把握,而对于文学篇章的理解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益处。因此,立足于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借助于符号学提供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走出文学篇章的局限来对一般言语交际符号域中的篇章进行符号学分析,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认为,篇章作为语言符号产生意义、发挥作用的系统环境,完整地体现了语言的符号本质。在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大三角关系中,篇章一方面是思维的过程和产物,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反映和记录。图拉耶娃(З. Я. Тураева)指出:“语言是一种表层结构,我们意识中的世界模式借助篇章在这种表层结构中得以固定。”(Тураева,1994:105)人作为符号的动物,在人的系统思维结构将立体的外部现实世界转换为平面的符号集合(篇章)及接受者将篇章转换为与其思维相呼应的概念和判断系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符号操作过程。该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使篇章获得了独特的符号学特征,因此,对篇章进行符号学分析是摆在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突破高度类型化篇章的樊篱和纯粹意指结构描写的局限,我们以聚合和组合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工具,并结合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关于符号的双面双层理论,以一般性的篇章为纽带,将语言学与符号学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次结合,突破了篇章的系统符号学研究囿于文学符号学领域的局限以及语言符号学的研究限于句级以下层次的现状,从而初步建构起对俄语篇章进行符号学分析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框架。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在基本把握符号、符号学等相关概念及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关系角度阐述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通过综合考察欧美和俄罗斯符号学界及俄罗斯语言学界对篇章问题的研究,指出符号学研究走向篇章的趋势。第三章基于对篇章特征的全面总结,从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分析篇章的符号学特征,提出从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对篇章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基本思路。第四章面向篇章的聚合—整体性特征,从表达实体层、表达形式层、内容实体层、内容形式层四个方面分析篇章在聚合维度上的符号学表现。第五章面向篇章的组合—连贯性特征,从表达实体层、表达形式层、内容实体层、内容形式层四个方面分析篇章在组合维度上的符号学表现。

因笔者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底所限,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 勇

2010年6月于洛阳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符号学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关于符号和符号学	1
第二节 关于符号学分析	10
1. 结构主义的态度	10
2. 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	13
3. 常体和变体的二分观念	17
4. 组合和聚合的二维思想	22
5. 符号学三分法原理	26
第三节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29
第四节 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原则与实践	32
本章小结	38
 第二章 走向篇章的符号学研究	40
第一节 欧洲符号学研究中的篇章问题	40
1. 概述	40
2.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中的篇章	44
3. 叶尔姆斯列夫和雅柯布逊符号学研究中的篇章	46
4. 巴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研究中的篇章	51
第二节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中的篇章问题	56
1. 19 世纪后半叶理论准备期的篇章研究	57

2. 20 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发展期的篇章研究	58
3. 20 世纪 20—30 年代成型期的篇章研究	59
4. 雅柯布逊和巴赫金过渡期的篇章研究	60
5.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及洛特曼的篇章研究	65
第三节 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的篇章问题	68
1. 篇章结构学研究	68
2. 篇章语言学和篇章修辞学研究	71
本章小结	75

第三章 篇章的符号学特征

第一节 篇章的符号学定义	78
第二节 关于篇章的符号学特征	83
1. 篇章符号学特征概述	83
2. 篇章符号学特征所属的两个维度	89
第三节 篇章聚合—整体性特征的几种体现	101
1. 系统性特征	101
2. 意指性特征	105
3. 类型属性	112
第四节 篇章组合—连贯性特征的几种体现	116
1. 线性特点	116
2. 可切分性	119
3. 语境制约性和信息交流性	124
第五节 关于篇章的聚合分析和组合分析	125
1. 篇章分析的两个维度	125
2. 篇章的双面双层特点	131
本章小结	140

第四章 篇章的聚合分析	142
第一节 篇章整体的相关研究	143
第二节 篇章整体表达平面的实体层——外部材料	148
1. 语言代码	150
2. 篇章的载体属性	155
3. 其他符号介质	158
第三节 篇章整体表达平面的形式层——内部构造	160
1. 关于内部构造	160
2. 内部构造的类型属性和强位要素	164
第四节 篇章整体内容平面的实体层——实指信息	170
1. 篇章实指信息的特点	170
2. 篇章实指信息的呈现方式	174
3. 篇章实指信息的成分	176
第五节 篇章整体内容平面的形式层——内容结构	179
1. 篇章内容的语义层次结构	180
2. 篇章内容的总体结构	200
本章小结	217
第五章 篇章的组合分析	219
第一节 语境与连贯性	219
第二节 篇内语境与语形连贯	225
1. 语音语境	228
2. 语法语境	232
3. 词汇语境	239
第三节 逻辑语境与逻辑连贯	241
1. 逻辑接续	243

2. 复指称名	258
第四节 篇外语境与语用连贯	265
1. 情境语境与语用连贯	266
2. 背景语境与语用连贯	275
第五节 认知语境与认知连贯	284
1. 关于认知语境	285
2. 认知连贯	291
本章小结	301
 结 束 语	 303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37

第一章 语言符号学理论基础

随着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领域的无限扩张,符号学与语言学渐行渐远。因此,在当前符号学本体定位并不明确、但方法论效力明显的现状下,重新思考符号和符号学的范围,探讨符号学分析的方法论共性特征,厘定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语言符号学的学科性质,并进而从语言符号学的立场出发,借助符号学提供的方法论工具来分析语言学问题显得尤为现实和重要。

第一节 关于符号和符号学

符号学在俄语中有两种表示法:семиотика 和 семиология,前者源于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皮尔斯(C. Peirce)在19世纪6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符号学学科名称 semiotics,后者则源于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 sémiologie。这两位学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相关思想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发展的源头。现代符号学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其标志事件是:在雅柯布逊(Р. О. Якобсон)、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和列维-斯特劳斯(Cl. Lévi-Strauss)等人的努力下,1969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符号学研究联合会(IASS),并开始出版联合会定期刊物《符号学》。符号学诞生之后,迅

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应有的位置,以至于“符号学之于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如同物理学之于自然科学一样”(Курилович,1965:423)。

关于什么是符号学?皮尔斯在《皮尔斯哲学著作》中认为:“逻辑学,我认为我曾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几乎是必然的和形式的学说。在把这门学科描述成‘几乎是必然’或形式的学科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是尽了我们之所能来观察这些特征的,而且,根据这些观察,并借助于我愿称之为抽象活动的一种过程,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由科学才智使用的各类符号的特征进行十分必要的判断的时候了。”(向容宪,1998:13)皮尔斯理解的符号学是“关于潜在符号化过程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及其基础变体的学问”,这里的符号化过程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相当于或包括三项主体的合作,诸如符号、客体及其解释因素,这种三相影响,无论如何,不能分解为偶对因素之间的行为”(艾柯,1990:17)。索绪尔则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学、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索绪尔,1996:37—38)显然,索绪尔注重符号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功能,而皮尔斯注重符号的逻辑功能。

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使皮尔斯和索绪尔两人在符号学术语的使用、符号学基本概念的理解方面处于对立的状态。索绪尔的符号学

定义认为,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奠定在规则系统的基础之上,这种规则系统相当于“语言”。换言之,一般认为索绪尔大体上只把背后有明确代码的符号体系看成符号学的对象,就此而言,索绪尔的符号学似乎是一种刻板的意指符号学。然而将符号学视为交流理论的人基本上仰仗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这一点绝非偶然。那些赞同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的人,严格区分开有意图的人工措施(他们称之为“符号”)和其他自然或无意的表现形式,后者严格讲不配这样一种名称。而皮尔斯认为,符号就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①,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作为符号定义的组成部分,它并不要求具备那些有意发送和人为产生的属性。(艾柯,1990:17)一般认为,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看重符号的社会性,而皮尔斯则看重符号一般意义的逻辑。(乐眉云,1994:15)按照穆南(G. Mounin)的说法,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以基于代码的传达为对象的“传达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则是以语义作用本身为对象的“语义作用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俄罗斯语言学家乌斯片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认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分别归属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а как зна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和符号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знака),两者确定了符号学的两个主流方向:语言学方向和逻辑学方向。(Успенский, 1994:40)这两个方向分别对应于我们绪论中提到的现象学范式和逻辑学范式。紧随索绪尔的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① 试比较莫里斯对符号的理解:“某物之所以是一种符号,只是因为它由某一解释者解释成某物的符号……那么,符号学就不是热衷于研究特殊,而是关注普通客体;这一点是在(而且仅仅是在)它们参与符号化过程的程度上立论的。”(艾柯,1990:18)而雅柯布逊则强调符号的可感知性(或物质性)和可解释性(或可理解性)。